

2024年12月23日

本版主编:李元

版式策划:赵玲兰

责任校对:玉峰



# 文化看点

WENTHUAKANPAN

## ◎诗词歌赋



# 吉祥迎冬至 花开岁如诗

时序轮替，冬至踏雪而来。

元代文人吴澄编著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：“冬至，十一月中。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。”古人认为，冬至是天地间阴气最盛、阳气初生的转折点。

吉祥迎冬至，花开岁如诗。看年华落幕、时光染寒，此时节，在冬夜里期待新岁、春节甚至春天的到来，曾牵动诸多文人墨客的心扉。或表达盼春之情，或诠释缱绻的思乡之情，或追忆往昔，皆成诗篇，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。

唐代诗人杜甫《小至》一诗广为人知，描绘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，读起来颇有韵味。诗曰：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刺绣五纹添弱线，吹葭六琯动浮灰。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。云物不殊乡国异，教儿且覆掌中杯。”

诗的开篇，诗人以咏叹笔调点明“阳生春来”，紧扣诗题，同时给人以紧迫感：时间飞逝，转眼又是冬去春来。最精彩的是中间四句，诗人不仅用刺绣添线、葭管飞灰进一步点明时令的变化，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、山上梅花冲寒欲放，生动地写出了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景象。其中，在“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”二句中，诗人用柳叶“将舒”承接前文的“容”字，使人产生柳叶如眉的联想，以梅花“欲放”承接前文的“意”字，给人以梅若有情的感觉，富有动感，蕴含着生命的张力，表达对春回大地涌动蓬勃生机的期盼和渴望。

白居易曾写过一首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，寥寥四句，简单明了，刻画了诗人身在异地过节的孤独感。诗曰：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全诗通过细腻的描绘，将诗人在冬至之夜的思乡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读之令游子动容。

“拜庆朝金殿，欢娱列绮筵。万邦歌有道，谁敢动征边。”唐代诗人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冬至十一月中》，短短几句，便表达出了冬至这天人们载歌载舞、开筵相庆的热闹场景，也反映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期盼。

“寒谷春生，熏叶气、玉筒吹谷。新阳后、便占新岁，吉云清穆。”虽是寒冬季节，山谷里却早已萌生了春意，蕙草初生新叶的香气就像袅袅的笛音若有若无地在山谷里弥漫开来。明日太阳升起后，就是新的一年了，那必将是丽日祥云、天气清和的好年景。宋代诗人范成大的《满江红·冬至》，开篇以寒谷中蕙草新叶萌生散发香气，仿佛玉筒吹奏出的乐音在谷中回荡，描绘出冬至时虽寒犹春的独特景象，暗示着阳气已在暗中萌动，寒冬即将过去，春天即将到来，寓意着时节的轮回与更新。

冬至已至，一年将去。此时虽然天寒地冻，可寒冷存在的意义，或许正是为了促使人们努力找到更温暖的事物，比如希望——在最寒冷的冬日里悄然萌芽，等待着春天的温暖绽放。如同那些永不言弃的人儿，披一肩风雪，向春和景明奋进，越是寒冷，越要活得热气腾腾。 **(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)**

# 古人如何过冬至？

古人最早的时间观念，与日、月两大自然标识有关，冬至便是先民观察天时的最早发现之一。西周将一年分为冬至、春分、夏至、秋分四个节点，此后据此推算其他节气，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，对应24节气。《尚书·洛诰》说：周公“朝至于洛师”，对洛阳周边实地考察后，通过“土圭测景”选定洛邑基址。“土圭测景”目的是寻找中国地理中心，要义是“树八尺之表，夏至日，景长尺有五寸；冬至日，景长一丈三尺五寸”（即竖起高为8尺的标杆，在夏至日观测，中午的日影是1.5尺，冬至日中午的日影是13.5尺）。按周公“土圭测影”所定天下之中，西周人详细规划了灭商后的第一座国家都城。于是，周朝便把经土圭法测得的一年中“日影”最长的一天“冬至”标示为太阳新生、太阳往返运动进入新的循环，所以古人把冬至看作“大吉之日”。周朝还把经土圭法测得一年中“日影”最长的一天，作为新年开始的日子。

冬至过节，源于汉代。《汉书》不仅有“冬至阳气起，君道长，故贺”的记载，《汉书·武帝纪》还说，汉武帝在冬至这天，“立泰畤于甘泉”，早上拜日、晚上拜月。《后汉书·志·礼仪》中明确交代，汉代全国已放“冬至假三天”。至魏晋南北朝，“冬至”演变为区域性节日，老百姓用“绣日长一线”及“献履贡袜”等方式庆贺“冬”。明张岱《夜航船》卷一“冬”篇谓：“魏晋宫中女工刺绣，以线揆日长短，冬至后比常添一线之功。故曰日长一线。”曹植《冬至献袜履颂表》云：“伏见旧仪，国家冬至，献履贡袜，所以迎福践长。”表明冬至献袜履为的是“迎福践长”，冬至穿上新鞋袜，踩踏日影上，纳受阳气，便可迎福除秽。

到唐朝，冬至的地位提升至春节一样的高度，《唐六典》“吏部郎中”条云：“元正日、冬至日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。”当日，朝廷举办盛大宴会，文人墨客诗会冬至更空前，纷纷写诗作词称颂阳气回升，杜甫的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”，让人在寒冬感到温暖，白居易的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”，使人体会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唐末诗人韩偓的“阴冰莫向河源塞，阳气今从地底回”，叫人看到春天来临。

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宋代，便将冬至开发成“消费节”“狂欢节”。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十谓：“十一月冬至。京师最重此节，虽至贫者，一年之间，积累假借，至此日更易新衣，备办饮食，享祀先祖。官放关扑，庆贺往来，一如年节。”偏于一隅的南宋更是将冬至做成“馄饨节”。宋词中的“冬至”要么“一阳萌生从此日”，要么“阴伏阳升淑气回”，要么“一点青阳，早梅初识春风面”，普通百姓除穿新衣、享美食、祭祀先人等，还传唱《数九歌》。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还专门写下《冬至日作》：“似闻钱重薪炭轻，今年九九不难数。”

明清时期的冬至，京津地区的民间流行贴绘“九九消寒图”。明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二“城东内外”条载：“日冬至，画素梅一枝，为瓣八十有一，日染一瓣，瓣尽而九九出，则春深矣，曰九九消寒图。”清富察敦崇史料笔记《燕京岁时记》还介绍了《消寒图》具体涂法：“上阴下晴雪当中，左风右雨要分清，八十一全点尽，春回大地草青青。”

古人认为，冬至是阴阳二气变化的关键节点，当日阴气虽处于最高值，却也是阳气萌生之始，正所谓“不贺其盛而贺其发端者，古人月恒日升之义也”。在最寒冷季节营造新期待的心境，进而带来一种共同的感受，阳生春来，温暖的阳光终会普照大地。

**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**